



新房子

中国曲艺研究会编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目 錄

新房子(相声)	王文奇 (1)
夜行記(相声)	郎德禮 陳文海 蔣清奎 賈鴻彬 (15) 侯伯照 李培基
買猴兒(相声)	何 迟 (26)
大窗帘(山東快書)	遇踐知 (45)

新 房 子

(相 声)

王 文 奇

甲：老想找您談談，可就是沒工夫。

乙：真格的，您竟忙什麼哪？

甲：搬家！

乙：怎麼又搬家呀？頭一回我找您，您就說搬家；第二回我找您，您又說搬家；現在碰上啦，您還是搬家，合着您這家搬不完啦？

甲：我也不願意老搬家呀，事情擠到那兒了，不搬不行啊，連這回一共搬了五次啦。

乙：您也不怕麻煩？

甲：怕麻煩也得搬呀。給新宿舍騰工地，您說搬不搬？

乙：那可得搬。

甲：新宿舍蓋好啦，叫咱們去住，搬不搬？

乙：那得搬。

甲：就這一搬出來又搬進去，可把我忙壞啦！頭一回還好，我和愛人兩個人搬；第二回就是我愛人一個人搬。真怪難為她的，她懷着孕哪，是個大肚子，真够噲！

乙：您為什麼不幫着搬哪？

甲：我沒工夫啊。那天是我們新辦公大樓和新宿舍落成典禮，我得去開會，報告設計過程。

乙：噢！這房子是您設計的？

甲：合着您還不知道哪？

乙：我哪兒知道啊。真格的，這樓蓋的怎麼樣啊？

甲：美！您看那綫條、色彩、比例合式，虛實相稱，誰打那兒過都得多看兩眼。瞧着它就美嘛！

乙：怎麼個美法兒哪？

甲：從外表看，是中國“民族形式”多層宮殿式建築。重樓飛閣，大頂重簷，貼金澱粉，抹漆塗丹。雕梁上浮雕盤龍走鳳，匾楹上彩畫舞鶴飛鸞。圓柱象天，砌片片琉璃之瓦，方基形地，鋪層層玉石之階。戲脊上仙獸穩坐，飛簷下斗拱虛懸。兩座八角亭，對稱正殿東西，一對石獅子分列大門左右。朱紅牌樓上有斗大四個赤金大字：

乙：“辦公大樓？”

甲：那多俗啊！“金玉滿堂！”

乙：“金玉滿堂？”

甲：這四個字寫得龍飛鳳舞，鉄画銀鈎。

乙：哪位名家的手筆？

甲：“復古居士！”

乙：“復古居士？”

甲：真是古色古香，金碧輝煌。充分說明這座辦公大樓富麗堂皇的藝術形象。我們還打算在大門外立兩根旗杆，當

中用生鉄鑄一个大香炉。

乙：那有什么用啊？

甲：焚燒字紙，像燒化紙錢一樣。

乙：那就更像大庙啦。

甲：这是外面，里边更漂亮：上头挂的是五鳳齐飛的彩絹宮灯，下边鋪的是龍鳳呈祥的栽絨地毯，牆上画的是二龍戲珠，五福捧寿，八仙过海，丹鳳朝陽，吉祥如意，梅蘭竹菊，鶴鹿同春，鴛鴦戲水，五色祥云里还画着日內瓦的和平鴿子。

乙：那像样兒嗎？

甲：設備方面：有电灯、电话、电梯、电扇、电气通風、电气炉灶、冷气設備、暖气設備、衛生設備。您在大礼堂抬头观看，离地十几丈高，搭着鋼鉄秋千一架。

乙：那干嘛用啊？

甲：准备馬戲团來了好表演空中飛人。

乙：簡直是胡鬧。鋪張，浪費！

甲：浪費可說不上，不过就是多花点兒錢。

乙：还是浪費呀！把这些錢省下來能盖多少房子？

甲：这盖的房子也不少啊！有門廳、正廳、过廳、會議廳、會議室、办公室、傳達室、休息室、工友室、儲藏室、盥洗室、公共浴室、公共会客室、公共电话室、衣帽間、开水站、男廁所、女廁所、外帶还有一个能容納四千人的大礼堂。

乙：盖那么大的礼堂有什么用啊？

甲：开会用啊。

乙：我知道开会用，你们能天天开会吗？不是老闲着吗？

甲：您别看一年闲十二个月，总也可以用上个一回两回的。

乙：噢，一年就用一两回呀！

甲：要不是我们礼堂盖的大，那天落成典礼，来那么多人，还真没地方装啦。

乙：来多少人哪？

甲：四千多人。把这礼堂挤的满满当当的，连走道都站上人啦。当我走上台去，全场鼓掌，热烈欢迎。

乙：那天您怎么说的？

甲：我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的新办公大楼和新职工宿舍落成了。这两个建筑是‘中国第一’，‘东亚第一’的大建筑。在奠基纪念碑上，刻着设计者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将会随着我们的建筑物永垂不朽。

乙：好词儿！

甲：我们新办公大楼和新职工宿舍的落成，说明我们的政治觉悟，工作效率和生活水平都已大大的提高。这和我们……啊……和我们……

乙：得！没词儿啦！

甲：啊……和我们采用古典建筑的民族形式，是分不开的！

乙：这扯的上吗？

甲：有些同志们说：我们新盖的房子光线不好，或者说根本

沒有光綫，這是完全正確的。根據這個意見，我們準備建議總務科，在光綫不好的房間里，合理地使用五百燭光的大燈泡。

乙：這叫合理使用啊？

甲：還有一個意見，說我們的平面布置太分散，樓與樓之間的距離過遠。可是，要從高處看，就能看出我們的平面布置是完全合理的。各位要是不信，可到民航局買張飛機票，飛到我們辦公大樓的上空，睜圓雙睛，仔細一觀，就可證明本工程師言之不謬！

乙：不像話！

甲：還有一個意見，有人說窗子設計的靠下了。我想在這裡給大家解釋一下，我們這種設計是合乎衛生常識的，因為窗子靠下，能使您腿部得到新鮮空氣，避免長腳氣。”

乙：更不像話啦！

甲：說到這兒全場鼓掌，哄堂大笑。我借着大家的笑聲結束了我的講話。

乙：是得結束了，再不結束可就沒有好啦！

甲：散會以後，我出了辦公大樓，騎上車，直奔新宿舍。

乙：看看家搬得怎麼樣啦？

甲：那天是集體搬家，大伙可高興啦！

乙：住新房子嘛！

甲：是啊！到了宿舍我一看呀，嚙！真美！民族風格宮殿式

的宿舍，懸燈結彩，喜氣洋洋，樓上樓下，朱紅油漆的窗子外面，挂滿了各式各樣五顏六色的……

乙：花籃？

甲：絨毯、綫毯、毛巾毯、被里、被面、花被單，方帳子、圓帳子、男制服、女大衣、長筒襪子、短腿褲子、還有小孩圍嘴兒。

乙：房頂上沒有晒台嗎？

甲：要是晒台，我那些鏘光瓦亮的琉璃瓦往哪兒安哪？

乙：您是推銷琉璃瓦的？

甲：我一看，這不行！挺漂亮的房子，外型美全給破壞了。我一片腿兒下了車，衝着樓上就嚷開啦。剛一張嘴，
啪！噠！呸！

乙：怎麼啦？

甲：被面沒擰干，滴答我一嘴。跟着一陣大風，刮的那褲子襪子滿天飛舞。我說：“東西都刮跑了！”這句話還沒說完哪，就听叭噠的一聲，由四樓上掉下一輛自行車來！

乙：嚙！沒砸着您？

甲：正砸在我的車上。

乙：哟！摔壞了吧？

甲：那還不壞，都散啦！就剩兩轆轤啦。

乙：您的車哪？

甲：我的車，車把歪啦，叉子斷啦，瓦圈摔啦，轆轤也掉下

來啦。無妄之災，我得追究責任。

乙：找他賠車。

甲：到了四樓，我說：“誰的車由窗口掉下去啦？把我的車都給砸壞啦！應該坦白承認，負責賠償。”我正嚷哪，就听里边有人答碴了：“你嚷嚷什麼呀？砸壞了活該，我的車還不知找誰賠哪？你還不下去把車扛上來。”

乙：誰呀？這麼不講理？

甲：我一看，腆着個大肚子，是我愛人。

乙：那可沒什麼說的。

甲：我把兩輛破車扛上來，一看屋里，亂七八糟，小孩在屋里來回亂跑，我愛人坐在鋪蓋卷上生氣哪。“家里的事你全不管，我一個人，懷身大肚的，搬這倒霉的家，車也沒處放，床也沒處安。”我心說：“一張床還不好安嗎。”我細一看，是沒處安！

乙：怎麼哪？

甲：四下里都有門，安上床就開不開門啦。

乙：那不會堵死一個門嗎？

甲：不行啊！哪個門兒都有用啊！

乙：那怎麼辦哪？

甲：怎麼辦哪？安個流動床鋪吧！

乙：流動床鋪？

甲：自行車不是摔壞了嗎，正好有四個轆轤，我把這四個轆轤安床腿兒上啦。

乙：噢！滿屋里推呀？

甲：床鋪安好啦，我說：“咱們吃什麼呀？”我愛人說：

“還沒攞火哪。”我說：“那就趕緊攞吧，下午我還會哪。”我愛人堵氣子拿着火柴就奔廚房啦，我在屋里陪着我們那毛弟玩，正玩着哪，我听他媽在厨房里嚷嚷上啦：“毛弟，拿盒火柴來！”

乙：干嘛還要火柴呀？

甲：一盒火柴都划完了，火還沒点着哪！

乙：大嫂子不會攞火？

甲：不是！烟筒不通氣兒，火点不着，鬧的我愛人直起急。

我趕緊遞給毛弟一盒火柴：“去！快給你媽送去！”毛弟拿着火柴就出去啦，小孩貪玩，半道兒上給忘了。他媽越等越不來，熏得兩眼直流泪，出來一看，毛弟在樓梯那兒玩哪。这个火兒可就大啦！揪住毛弟就往屋里走，毛弟怕挨打，抱着樓梯欄杆不撒手，他媽一拉，毛弟一松手，用脚一蹬，就听嘩啦——撲通！

乙：呦！怎麼的啦？

甲：樓梯欄杆閃下去啦！

乙：人哪？

甲：娘兒倆摔了一对兒屁股坐子！

乙：摔坏了吧？

甲：那就甭提啦，反正是掉到楼下头去强多了！

乙：这也够噲！

甲：我爱人心里一着急，一害怕，动了胎气啦！

乙：哦！

甲：这一來，楼上楼下的人都流着眼泪就出來了。

乙：都看他們摔的难过？

甲：那兒呀！都是叫烟熏的！

乙：噢！所有的烟筒都不通气兒啊？这房子也不是怎么盖的！

甲：大家說：“大嫂子动了胎气啦，赶快送医院；烟筒不透气兒了，赶快修理修理；楼梯欄杆不结实，空档太大，赶快加强加密。”一共是三个赶快。

乙：那就赶快办吧！

甲：当时我把毛弟他娘送到医院，飯也沒吃，饿着肚子赶快又往部里跑。

乙：干嘛去呀？

甲：部里有宴会，我是总招待。

乙：那是非去不可。

甲：到那兒一瞧，客人剛下汽車，我赶紧抄近進了便門，跑到他們头里，在一百二十八層台階上等着他們，一一握手，讓進过道。

乙：过道？

甲：通客廳有一个長过道。他們一進过道，都拿手捂着腦袋。

乙：捂腦袋干嘛呀？

甲：过道長，过堂風太大，呼呼的一个勁兒的刮，人家怕把帽子刮跑喽。到了客廳門口，客人問我衣帽間在哪兒？

乙：您說什麼哪？

甲：我說：“衣帽間哪！您打這兒往回走，出过道，过平台，可別下台階，往东拐，碰鼻子拐弯，出月亮門，过一帶長廊，您就看見啦，一塊牌子，上边有字。”

乙：衣帽間？

甲：“衣帽間由此往北！”

乙：噢！還沒到哪？

甲：客人皺了皺眉頭子，沒言語，排着隊找衣帽間去啦。

乙：您哪？

甲：我得上客廳看看去呀。到了客廳一看都準備好啦，暖氣調節得溫暖如春，酒席也都擺好啦。等了有半点多鐘的工夫客人才回來。

乙：这衣帽間太远啦！

甲：客人來到了，分別入席。真是山珍海味，美酒佳餚，杯盤交錯，賓主尽歡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我起立致詞。

乙：您可太愛說話啦！

甲：我說：“今天能和諸位來賓歡聚一堂，非常高兴。尤其諸位对这民族風格的現代建築藝術，給了很高的評價，更使我們高兴。为了感謝諸位的稱贊，我們和諸位干杯，并祝諸位健康。”大家一致鼓掌，举起酒杯，咄哪

的一声——

乙：碰杯？

甲：碰杯呀？碰盤子！平頂上石膏做的二龍戲珠的那顆大珠子掉下來了，正掉在盛鴛鴦泥兒的盤子里，盤子也碎了，滾熱滾熱的鴛鴦泥兒濺的那哪兒都是！還好——

乙：沒濺着人？

甲：沒濺着客人，可是都濺我臉上啦。燙的我直咬牙，拿手一扑撈，弄了一臉鴛鴦泥兒，手也燙啦！我這麼一甩手，正赶上后邊有人上菜，一大碗桂花翅子，整個的扣我身上啦！

乙：瞧瞧！那還不赶快洗洗去？

甲：當時跟客人告便，跑到盥洗室，足這麼一洗。洗完臉，換了衣裳，拿鏡子一照，一臉的漆泡。

乙：燙的不輕。

甲：是啊！回到客廳一看客人都起坐啦，坐在沙發上直哆嗦。

乙：怎麼直哆嗦哪？

甲：暖氣坏了，給冻的！

乙：簡直是开玩笑。

甲：这个宴会就这样尽欢而散。

乙：这还尽欢而散哪？

甲：我把客人送走，回到宿舍。一進門管理委員就遞我一份通知。

乙：哪兒的？

甲：总务科緊急通知，上边寫的是：“新建职工宿舍工程質量有問題，連續發生事故。为保障职工居住安全，必須進行全面檢修，所有迁入新宿舍职工，統限二十四小时以內，搬回老房子，以免發生危險，从而便于施工。”我一看，搬吧！第二天我又搬回老地方。

乙：您这是搬第三回？

甲：对啦！搬出來以后，立刻進行全面檢修，这一檢修不要緊，毛病全出來了。

乙：都是什麼毛病哪？

甲：柱子是駝背、弯腰、罗圈腿。牆壁是汗斑、麻子、膿疱疥。厕所消化不良，得吃瀉药。水管子來水不暢，得吃車前子。地板濕氣太重，得擦九一四药膏。

乙：这都新鮮！

甲：新鮮事多啦！除此以外，还有排气不良，光綫不够，房間太深，走廊太寬，窗子开不开，房門关不上，以及上漏下濕，諸般疑難雜症，一应俱全。最突出的是厕所像公共汽車站。

乙：厕所怎么像公共汽車站哪？

甲：厕所太小，經常有人在門口排隊，就跟等汽車似的。

乙：好嗎！幸虧沒人鬧肚子。这都修理好沒有啊？

甲：費了一个多月的工夫，該修的修，該返工的返工，修理好啦这么一合計，連工帶料，一共花了六十多万。

乙：啊！光修一修就頂我們蓋八所宿舍的。

甲：一分錢一分貨，那怎么能比哪？修好以後，我們又都搬進去，這是搬第四回。

乙：这回住着还好吧？

甲：好什么呀，一下雨就漏。

乙：下雨漏怎么办哪？

甲：白天打傘！

乙：夜里睡覺哪？

甲：我的床腿兒上有黏襪啊。这边漏往那边推，那边漏往这边推。

乙：嘿！真成了流动床鋪啦！得啦！將就住下去吧。

甲：將就不下去呀！發工資扣房錢，兩間房扣了我八十二塊，比老房子貴六倍，住不起呀！

乙：馬馬虎虎，將就住吧。

甲：馬虎？我能馬虎，財務人員不馬虎，一到月頭就扣錢，住的起嗎？沒別的說的，还得搬！

乙：噢！又搬出來啦？

甲：这回不是我一个人搬，整个大楼都搬啦。

乙：都搬啦？

甲：啊！組織上当时了解情况，对我提出嚴厉批評，說我無組織，無紀律。

乙：不該隨便搬家？

甲：不該違犯黨和國家在建築方面明确規定的方針；不重視

建筑的經濟原則；不重視工程質量；不重視人民生活現實；追求形式，提倡復古，蓋出來的房子不實用，不經濟，不美觀，鋪張浪費，嚴重地違犯了國家的財政制度，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行為。

乙：真是一點兒都不冤，這就算完了嗎？

甲：完？叫我認真檢查屬於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範疇的形式主義、復古主義的設計思想。

乙：您檢查了沒有？

甲：檢查啦。個人主義最嚴重；形式主義有一點兒；復古主義還不深，也就是模仿了點兒唐宋元明清，捎帶腳兒搬了一點兒漢朝的東西，算不了大毛病。

乙：要怎麼才算大毛病哪？

甲：要學上古時代，有巢氏構木為巢，在樹上搭窩。

乙：人都成了鳥啦！你好好檢查去吧！

夜 行 記

(相 聲)

郎德澧、陳文海、蔣清奎

賁鴻彬、侯伯照、李培基

甲：（自言自語）噫！人要倒了楣喝涼水都塞牙……

乙：（忙攔）同志，您別在這嚷嚷啊！

甲：不嚷嚷！堵在心里是塊病，你負責任哪？

乙：干嘛這麼大火兒呀？

甲：就因为走道兒。

乙：走道兒就走道兒吧，這有什麼呀！

甲：噫！提起這話兒長啦。拿我說吧，每天吃完晚飯沒事好在大街上蹣跚蹣跚，挺平的馬路不叫走，非叫我上便道走去不可，您看，這不是沒影兒的事嗎！

乙：這點您可沒鬧清楚，馬路是走車的呀！

甲：車走車的，我走我的，我碍着它啦！

乙：那怎麼碍不着！人要走在馬路上，那不就妨碍了運輸車輛的通行啦！再說，對您自己也不安全哪！

甲：走馬路不行，我坐車橫是行了吧？

乙：當然行啦。

甲：坐車也別扭。